

何家弘作品集·犯罪悬疑小说系列

(修订本)

何家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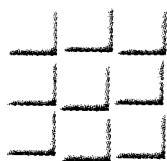
性
之
罪

当代中国第一套被译成多种外语的犯罪小说
当代中国第一套以律师为主人公的悬疑佳作

何家弘作品集·犯罪悬疑小说系列
(修订本)

性之罪

何家弘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之罪/何家弘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
(何家弘作品集·犯罪悬疑小说系列: 修订本)
ISBN 978-7-300-13549-6

I. ①性… II. ①何…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4978 号

何家弘作品集·犯罪悬疑小说系列 (修订本)

性之罪

何家弘 著

Xing zhi Zu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1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8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主题
记

性本人类繁衍之器，乃个体生命中无关紧要之组分。造物主欲使个体甘为物种延续而劳累并受难，便将其功能扩张至情，并附以奇妙快感。然而，这快感却演化为罪之源，因为性欲之放纵多为邪恶之发端。

性
之
罪

《织梦人》

杰克·鲍温 著，陈燕 阮航 译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定价：39.8元

- 苹果是红色的吗？什么是红？
- 如果我们不去看，不去听，不去尝，不去嗅，所有的颜色、声音、气味和味道还存在吗？

- 为什么柏拉图说智者是那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人？
- 14岁的我还是十年前的我吗？我用什么证明我是我？
- 我们已经认出了飞碟，还能称之为不明飞行物吗？

与14岁男孩伊恩一起，进行一系列奇特的游历。你会了解150多位哲学家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孔子到诺曼·乔姆斯基。在每一章，伊恩都会遭遇一场发人深省的历史，跟随他，读者会追问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

梭罗曾经说过：“成为一名哲学家，不仅仅是有敏锐的思想，也不仅仅是去建立某个学院，而是要爱智如命。由此要过一种简朴、独立、高尚而值得信赖的人生。”

跟随《织梦人》开始我们的哲学之旅吧！

《死亡课》（第6版）

查尔斯·科尔 等著，榕励 译

出版时间：2011年5月 定价：39元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生活中的死亡奇迹般地消失。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抹去的死亡的悲伤和其他与此相关的痛苦，但是，我们可以交流、分享对死亡认知和态度，相互学习，并努力在一起更有效地应对死亡、临终的痛苦和丧亲之痛。面对死亡，一些建设性的互动互助，可以帮助我们通往有益的生活方式。在这本书已经出版第6版其间，新的死亡时有发生，新的问题已经突出，新的见解和态度已经出现，其中有许多是观点演变为具有成熟的、永久的价值观念。我们致力于在这个新的版本汇总这些与死亡有关的新理念。

《生活的意义》(修订版)

Meaning of Life

Edited by Julia TAO, Hektor K. T. YAN 刘钊 译

出版时间: 2009年7月 定价: 38元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说到生活的意义时,“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问题很重要,思考起来很痛苦,因为这显然是哲学问题。可是哲学思考是否必然意味着痛苦呢?不尽然,至少《生活的意义》一书为您提供了一个快乐地思考哲学问题的例证。

《生活的意义》全书分为幸福与道德、死亡与信仰、科学与生活、艺术与生活4个部分,共23章,每章分别探讨一个相对独立的关于生活的意义的哲学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基督教文化到儒家和道家传统,本书融会了东西方思想中对于完美生活的理解与评价。跟随本书,您将暂时超越生命历程,去反思那些平时被我们想当然的事情,通过对生与死、爱与性、道德与信仰、艺术与科学等问题的探讨,您将获得对人性的更深入的理解。

虽然书中所探讨的都是专业的哲学问题,但是作者以自由、生动、非专业化的风格来描述、解析。使严肃、刻板的哲学变得生动、活泼,使习惯于面对哲学冷酷面孔的人获得了一次哲学思考的快乐体验。

《咖啡与哲学》

Coffee And Philosophy With Reddings


by Bruce N. Waller 肖春江 董琳利 译

出版时间: 2010年9月 定价: 39元

心灵和身体可以分离吗?
世界是被决定的还是包含丰富的可能性?
私有财产真的是神圣不可侵犯吗?
贫富分化下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吗?
我凭什么成为我自己?

本书通过三个大学生的激情论辩,围绕一些永恒的问题,以自然演进的方式呈现了西方哲学史中的观念、论证、反驳、批评、诘问和回答。书中的对话不仅自然地呈现了伟大哲人们的思想观点,而且能激发读者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生活与人生。在领略思想交锋的过程中,我们还能感受到轻松、机智、幽默和善意,感叹哲学原来如此有趣,与我们如此之近。

楔子	001
第1章 刑辩律师	003
第2章 股市谜案	010
第3章 合同纠纷	023
第4章 调查访问	030
第5章 取保候审	042
第6章 商务谈判	048
第7章 平等条约	055
第8章 关键证人	061
第9章 现场勘查	067
第10章 盗窃既遂	075
第11章 非常男女	082
第12章 无性同居	091
第13章 姐弟情恋	102
第14章 误闯海关	111
第15章 暴雨洗礼	117
第16章 死里逃生	122
第17章 熟女生男	130
第18章 无字天书	134
第19章 深山惊魂	140
第20章 别梦悲歌	148
第21章 私家侦探	153



目
录

Contents



第 22 章	乔装男妓	162
第 23 章	雨夜梦魇	173
第 24 章	电话窃听	179
第 25 章	“三陪”服务	188
第 26 章	善意谎言	197
第 27 章	投资圈套	202
第 28 章	家庭隐私	207
第 29 章	未婚先孕	214
第 30 章	意外自杀	231
第 31 章	亲亲相隐	240
第 32 章	侦查终结	246
第 33 章	辩方反证	256
第 34 章	血色腰带	263
第 35 章	一凤三龙	274
第 36 章	法庭调查	281
第 37 章	幻视幻听	294
第 38 章	外线跟踪	301
第 39 章	法庭辩论	309
第 40 章	内幕交易	325
	尾声	345
	后记	355

她走进卫生间，身后留下一丝女性的汗香。

他身不由己地走到虚掩的卫生间门边，听着哗哗的水声，很想看到那沐浴的躯体。他的手几次放到门上，但是内心的罪恶感都使他把手缩了回来。他在内心挣扎着，直到水声终止。

门开了，她穿着很薄的睡衣走出来，略有些诧异地问：“你在干什么？”

“没……没干什么。”他的脸红了。

她看到了，嫣然一笑，走了过去。

透过睡衣，他看到了充满诱惑的曲线。

她走到床边，回过身来，“我答应过，让你看看我屁股上的伤疤。你想看么？”

他犹豫片刻，走了过去。

她转过身，解开睡衣，脱下内裤，扔到床上，然后撩开睡衣，用手指着臀部右侧说：“就在这里，你看吧。”她瞟了他一眼，又补充道：“别摸，有电！”

他仔细看着那片丰腴白皙的皮肤上的暗红色伤疤，努力把持自己。不过，他没有坚持多久，还是用手轻轻抚摸了那个伤疤。细腻的肌肤上似乎真有电流，通过手臂传到心脏，使他心跳加快。他情不自禁地拥抱她的身体。

她没有推拒，俏皮地问：“你看到什么啦？”

他没有等她说完，就把亲吻送到她的嘴唇上，并且把她紧紧地抱在胸前。一阵热吻之后，两人都喘了一口长气。

.....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闭目回味一番，他才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躺在身边的她，便去亲吻她的脸。

她也醒了，但仍然闭着眼睛。“你的大胡子真讨厌，把人家弄得可痒了。”



“那我刚才是不是把你弄疼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一脸认真的他，笑道：“那叫快感高潮。这都不懂。看来，你是第一次?”

他点了点头，把嘴凑到她的耳边说：“不过，这就是第二次了。”

“哎呀，你这么快就补充弹药啦!”

“我的弹药多得很!”

“别吹牛! 你有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

“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那好，我让你要!”

“噢，你太厉害了! 哎哟，你饶了我吧。我不敢要了。好弟弟，求求你，饶了我吧!”

尽情做爱之后，两人都很疲倦，并排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仿佛都在想着心事。

她突然问：“你没有女朋友吗?”

他老实地说：“在学校交过一个。”

“现在呢?”

“毕业前就分手了。”

“为什么?”

“说不清，也许是误会吧。”

“她很漂亮么?”

“是的。”

“后来又见过吗?”

“没有。”

“可是，你一直也忘不了她?”

“怎么说呢……是的。不过，我现在觉得你是最值得我爱的女人。你相信我，我是真心真意地爱你! 我会一心一意地爱你一辈子! 我一定能让你幸福。真的!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 你怎么哭了?” 他坐起身来，看着趴在枕头上轻声哭泣的她，焦急地问着。

突然，她也坐起身来，用手抹去眼角的泪水，看着他，发出一阵近乎歇斯底里的笑声!

.....

刑辩律师

宋佳是个聪明伶俐而且漂亮的姑娘。她把一杯咖啡放到洪钧面前，轻盈地在原地转了一圈，然后举起右手，一本正经地说：“报告，我想去参加律考。”

洪钧长得一表人才，虽为律师，却颇有学者风度。他刚把杯子端起来，又放回桌子上，问道：“为什么？”

“人往高处走嘛。”

“想跳槽？”

“我就不能在你这儿做律师呀？”

“你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秘书人才。”

“没准儿我还是个不可多得的律师人才呢！当然，我不能跟你比，咱们不是一个级别的。你可坐稳喽！我认为，你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律师，而且还是偶像派的哦！一般来说，偶像派的人都缺少实力，而实力派的人又长得太困难。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爸老对我说，你可不能因为自己长得漂亮就不好好学习，还老拿我们班那几个学习尖子跟我比。我就说，那他们也不能因为自己学习好就长得那么难看呀！”宋佳的声音清脆悦耳，就是语速较快。

“精辟！”洪钧的声音深沉圆润，说话比较简练。不过，他在讲述专业问题时喜欢长篇大论，在轻松愉快时也会有些饶舌。

“真的啊！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律师太少，所以人们有案子才都

来找你呀。不过，你也忒忙了。其实，我就是看你太忙，才想去考律师的。要不然，你就再雇个律师吧？”

“可愿意专干刑辩的律师，不多！”

“你听说过‘打捞队’吗？”

“干吗的？”

“我听说就是一些专吃刑案的律师哦。甭管你犯了什么罪，他们都能把你‘捞’出来。而且是明码标价哦，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火着哪！”

“我怕火！”

“所以，还得我去考嘛。”

“律考可不容易。要不，我先考考你？”

“考什么？”

“简单。这是昨天的《北京晚报》，上面有一段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

宋佳走到洪钧身旁，小声念道：“1995年4月8日下午3时许，在本市北太平庄西侧的三环路辅路上发生了一起汽车撞伤骑车人的交通事故，汽车司机驾车逃逸。据目击者称，那是一辆深蓝色的桑塔纳轿车；车前的绿色号牌上有一大块漆脱落；车牌号码的后3位数为283或285。有知情者请与……”

“打住！根据这段报道，你认为那车牌号码的尾数是3还是5？给你5分钟的时间。”洪钧端起杯子，慢慢地品尝着咖啡。

“是3还是5？”宋佳手拿报纸，在桌前来回走了两圈，然后把报纸放到桌子上，瞪大眼睛说：“深蓝色桑塔纳轿车，我说洪律，该不是你的车吧？噢，不对，你的车号差得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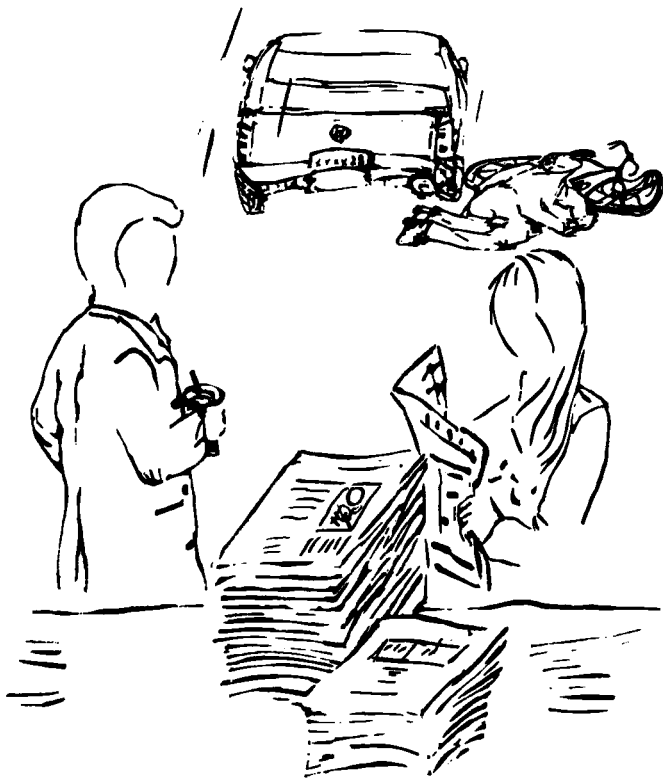
“浪费时间！”

宋佳双手合十放在嘴边，细眉微皱宛若沉思，脚步带有节奏感地来回走着。“283……285……285……283……3加上5等于8，5减去3等于2，3乘以5等于15，5乘以3还是等于15。可是……”

“别拖延！”洪钧看了看手表。

“老师，给点儿提示吧！在学校考试，老师还给划范围呢。”宋佳调皮地歪着头。

“时间到，继续当秘书吧。”洪钧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哎，洪律，刚才说话的时间不能算，得延长两分钟吧。你是不是说这两个数的出现概率……”

“路线错误！”

“那你是说人的视觉误差规律……”

“没那么深奥。现在是几月？”

“4月啊！”

“这就是答案，简单吧！”

“你饶了我吧！这叫什么答案呀？”

“你最近从哪儿学的这句口头语，让别人听了，就好像我老欺负你似的。”洪钧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客户该来了！”

“哎，洪律，你别打岔！”

门铃响了。宋佳不太情愿地走去开门，她走过洪钧身边时又说了一句，“等客户走了，我可要再向您请教哦！”

来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身材高大，四肢强壮；四方大脸上两道浓黑的眉毛几乎连在了一起；长长的鬓角留到耳朵下边，挺神气地向前翘着；嘴唇周围的胡须刮得挺干净，但那胡茬子的颜色仍很明显；大概是脸上的毛长得太多，所以头顶上的毛有些营养不良——稀疏的几缕长发横搭在光光的头顶上。他说的北京话中略带东北口音。此人名叫夏大虎，是一家室内装饰公司的经理。

自我介绍之后，夏大虎说：“洪律师，我可是看了报纸才来的！”

洪钧知道对方指的是那篇关于他去年赴黑龙江替郑建国洗清十年沉冤的报道。他对自己留学回国后承办的第一起案件也很满意，但嘴上却说：“小事，不足挂齿。”

“对我们当事人来说可不是小事儿啊！”

洪钧微微一笑。他觉得这位来客表面神态轻松，但内心压力很大，便言归正传，“那就谈谈您的大事儿吧。”

“这是我儿子的事儿。他做股票，一直还不错，可这次赔大了，结果被抓了进去。开始我不知是为啥，前天才听说案子到了法院，检察院说他犯了诈骗罪。这我可得向您请教请教。我寻思，这倒股票和做买卖是一个理儿，都是有赚有赔。你赚了人家的钱，说你诈

骗，这有可能。这赔了钱，怎么能说是诈骗呢？您给解释解释。”

“这得看具体情况。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诈骗罪的要件主观方面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客观方面是用欺骗的方法取得公私财物。因此，您的儿子有没有诈骗，就要看他在股票交易中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欺骗的行为。”

“他就是在证券公司买卖股票，他能诈骗谁呀！您要是说他投机倒把，这我能接受。可是说他诈骗，我实在是整不明白！”

“您收到起诉书副本了吗？”

“前天收到的。”夏大虎在皮包里翻了一遍，不好意思地说：“让我落办公室了。这阵子麻烦事儿太多，弄得我晕头转向的。等回头我再给您送来。”

“法院通知开庭时间了吗？”

“说了，好像是下礼拜几，我得回去看看。”

“法院一般是提前七天送达起诉书副本，您又给耽误了两天，这时间可够紧张的。您记得起诉书上讲的理由吗？”

“不瞒您说，我对股票是一窍不通，所以那上边的话也看不大懂。不过，我这儿子也太让人累心了！”

“他多大了？”

“21岁，正是给爹妈惹事儿又不听话的时候。不瞒您说，有时候我真觉得还不如没这儿子呢！我还能多活几年！”

“也许他出生时就不受欢迎！”洪钧随口说了一句。

“您这是什么意思？”夏大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语气也有些不自然。

“对不起，失言！”洪钧连忙换了个话题，“他这么年轻就去做股票，一定很聪明吧？”

“要说这小子，确实挺聪明。本来他学习也不错，就是上了高中以后，不知咋地就迷上了股票，结果没考上大学。我有一个老朋友在宏远证券公司当经理，他老往那儿跑，后来就跟我说要去炒股票。我本来不想让他去，但是架不住他和他妈老念叨，就同意了。当时我给了他10万块钱。我说，不指望你赚钱，能养活自己就行。这有两年多了，一直还不错，赚的多，赔的少。可没想到，这次可赔大了。”

“赔了多少?”

“这我也说不清楚。说老实话，虽然他是我儿子，可他有多少钱，我从来也不问。我只知道他平时花钱挺冲的，买件衣服都好几百块！这次可好，都赔进去了，还欠了证券公司的钱。这小子，净干这没屁眼儿的事儿！洪律师，我说话粗，您可别在意。”

“夏经理，我决定受理这个案子。请您尽快把起诉书副本送来。”

“要不，我请您到我们公司去坐坐？把起诉书给您，我顺便还想……”夏大虎欲言又止。

“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请您一起吃顿饭。”

“我可以去，但吃饭就免了。”洪钧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

“我以前也请过律师。他们都喜欢一起坐坐，联络感情嘛，说话也方便。”

“为客户服务，不需要吃饭。太麻烦！起诉书副本，最好您今天下午就给送来。”

“那好，我回去就派人给送过来。”

送走夏大虎之后，宋佳立即回到洪钧的办公室，煞有介事地说：“洪老师，学生愚昧，还请您耐心解释。”

“解释什么？你是问我刚才为什么说夏大虎的儿子生下来就不受欢迎？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还不不懂！”

“你饶了我吧！叫你声‘老师’，你就端起来了！你才比我大几岁呀？”

“五岁，可能有代沟！服气了吧？”

“我是得服气。什么代沟呀？又想让我上你的当，对吧？你别转移目标，先说那283和285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283、285？”

“车牌号码呀！”

“噢，还没想明白哪！”

“我早就想明白了——你让我瞎费半天脑筋，然后一句话‘逗你玩儿’！我这个人本来挺聪明的哦，可不知为什么老上你的当！”

“那只能说明我比你更聪明！不过，我今天可没有‘逗你玩儿’，这是正经的智力测验。你知道，北京正在更换新的车牌，就是那种蓝色的。换牌子和汽车年检同时进行，而汽车年检是按车牌号码尾数进行的。尾数是3，就在3月份年检换牌子；尾数是5，就在5月份年检换牌子。现在已经是4月，而那辆车的牌子是绿色的旧牌子，所以尾数只能是5，不能是3。宋小姐，我这是‘逗你玩儿’吗？我也借用你的口头语：你饶了我吧！”

宋佳一时无语，白皙的脸颊飞上两朵淡淡的红云。她在内心对洪钧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那感觉中还夹杂着难以言表的爱恋，因为在她和洪钧中间站着另外一个女人——洪钧在大学时的初恋情人肖雪。她渴望得到洪钧的爱，但是她又不想伤害那个和自己外貌相像的女人，她也不想成为那个女人在洪钧心中的替身。

洪钧没有注意宋佳表情的变化，因为他的思维已经转移到夏大虎的身上。他喝了一口咖啡，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这个夏大虎，连起诉书副本都没带来。宋佳，你认为他来找我的目的真是为他儿子的事儿吗？”

“我也感觉他有点儿心不在焉。而且，请你去他们公司吃饭，好像也另有用意哦。”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城府很深！”

“同感。外表看，他像个大老粗，其实是粗中有细。看来，他没带起诉书，并不是疏忽。”

“以此为理由，请你到他们公司去。有这个必要吗？”

“不合常理的事情，往往暗藏玄机。”

“难道是鸿门宴？”

“很有想象力。不过，我得先去股市转转。你炒过股票吗？”

“没有，我可不敢！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再都扔到股市里打了水漂，那可就太冤啦！”

“得先补课，但时间可够紧的。”洪钧右手握拳在面前按顺时针方向绕了两圈——这是他在决心做一件事情时的习惯动作。

宋佳见洪钧低头查看日历，便转身走出办公室，进了旁边的卫生间，并随手把门上的牌子一翻——“绅士屋”就变成了“淑女屋”。